

本报记者 陈超

这两年,人工智能越来越“能干”了。写文案、做设计、谱曲、写代码……好像没有它不会的。有人开始担心:AI这么厉害,是不是早晚把我们人类的工作都抢走?连“创造力”这块最后的阵地,是不是也要守不住了?

这个问题挺大,也挺远。但说到底,它跟每个普通人都相关。

善用AI,守住人的创造力

技术再牛,也算不出“我想帮你圆个梦”

今年夏天,上海交大的一群学生干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。他们带着AI去了江苏泰兴的野肖村,给将近150位乡亲拍“AI写真”——就是让人工智能帮忙合成漂亮的照片。

村民白阿姨几年前出了车祸,脸上落了伤疤,从那以后就很少对着镜头笑了。可当同学们把AI做好的写真递到她手上,照片里的白阿姨腰板挺直,笑得特别舒展。她盯着看了好半天,嘴里念叨着:“哎呀,真好看!”

你看,AI干的其实是“修图”“合成”的技术活——识别脸、匹配风格、生成画面。可真让白阿姨心里发烫的,是这群大学生“惦记着我这个老太太,还专门跑来帮我圆梦”的那份心意。算法算得出一张好看的照片,但算不出什么叫“被人惦记”。

灵感乍现的那一刻,还是从人脑子里冒出来的

万少杰是个“00后”小伙,在苏州一家机器人公司当算法工程师。他们团队做的机器人“小麦”,曾经在戛纳电影节上当过主持人。

有一次测试,机器手臂抓饮料瓶,瓶子滑了。但神奇的事发生了——机械臂自己张开手掌、调整角度,重新把瓶子稳稳抓了起来。这个动作没人教过,团队内部管这叫“灵光乍现”。

万少杰的日常工作是让机器人的动作更流畅。他打了个比方:就像在纸上画两条线,从A到B、从B到C,两条直线拐角处总有个生硬的折角。他白天在代码里折腾,夜里睡觉满脑子还是这个事。有一天半睡半醒,脑子里突然“蹦”出一个画面——两条线像水流一样优雅地融成一条平滑曲线。他一激灵坐起来,赶紧跑到电脑前验证,结果还真成了!这一下,机器人抓瓶子的时间从1分钟缩短到5秒,成功率也大幅提升。

但仔细想想:机器执行的是

近日,《学习时报》发表文章《坚守人文价值激活人机协同创造力》,文章指出:“意义不是数据关联的自然产物,而是主体基于生命体验、文化积淀与伦理自觉建构的价值关系,这是人类创造活动最核心的特质,也是算法难以逾越的人文边界。”

翻译成大白话就是——机器能算出“怎么画”,但它永远不懂“为什么而画”。动机、善意、共情,这些创造的原动力,从来不在数据的计算范围之内。

文章里还强调:“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,从来不是知识体量的简单叠加,而是认知框架的重构与意义世界的拓展。”给白阿姨拍一张好看的照片,知识含量不高,但“帮一个受伤的人重新找回笑容”这件事本身,拓展了小小的意义世界。这恰恰是算法做不到的。

“动作优化”,而“为什么要优化”“优化成什么样才算好”——这些判断,是从工程师的大脑里、从他对“流畅”和“美感”的追求中生长出来的。

《坚守人文价值激活人机协同创造力》一文里有一段话说得特别透彻:“在完整的创造活动价值链条中,人的主体性集中体现为定义核心问题、确定价值方向、作出审美与伦理的最终决断;人工智能则承担素材搜集、方案推演、执行落地的辅助功能。”

这就是“人定义方向、机器拓展边界”的分工。工程师万少杰是“定题的”,AI帮他“解题”。文章反复强调:“只有始终坚持人的主体地位,坚持以人驭技、以人为本,才能避免陷入技术至上的认知误区,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创造力的放大器与加速器。”

人和机器,不是谁取代谁,而是各司其职。方向在人的手里,机器只是在帮人跑得更快。

能打动全世界的,从来不是技术参数

前段时间,一部叫《霍去病》的短片突然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火了,热度又传回国内。特别的是,这部片子是武汉三个人、花了4天、用了大概3000块钱的AI算力做出来的。

网上不少人讨论它“画面多逼真”“技术多先进”。但我去翻了翻网友留言,发现真正让人“看了头皮发麻”“眼泪差点出来”的,不是技术本身——而是霍去病17岁上战场、21岁封狼居胥的那股少年英雄气。那种“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”的血性,那种青春正好、策马扬鞭的豪情,才是戳中人心的地方。

说白了,AI只是把“把这个故事拍出来”的门槛降低了,但“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”“这个故事凭什么能打

动人”——这些内核,靠的是中国人骨子里几千年的文化基因。

《坚守人文价值激活人机协同创造力》里有一句话一针见血:“脱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涵养,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过是符号的拼接与风格的模仿,难以具备承载精神、传递价值的厚重力量。”

这就好比AI能模仿李白写诗的样子、押韵的规律,但它永远写不出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”背后那个望月思乡的活生生的人。文章还讲:“创造力的生长从来不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,它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、精神品格与审美范式之中。”AI学得风格,学不到根。

说到底,AI是工具,方向盘永远在人的手里

有人担心AI太强大会失控。其实翻翻历史就明白了——从发明文字、造出印刷术,到蒸汽机、互联网,每一次技术大变革都让人的能力上了一个台阶,但从来没有哪项技术真正取代了人。文章里说:“人类技术发展史反复印证,技术从来都是人的能力的外化与延伸,而非人的替代者。”

AI也一样。它算得快、记得多、干活不累,但它不知道自己“为什么要干这些”。文章最后点明了这个道理:“创造力的终极回归,永远是‘提出问题、赋予意义、创造价值’,这正是人文价值的核心要义,也是人之为人本质所在。”

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:当AI也会“创作”,人还剩下什么?

人还剩下“想帮白阿姨圆个梦”的善意,还剩下“这个动作应该更流畅”的审美判断,还剩下“霍去病的故事值得讲给世界听”的文化自觉,还剩下对“什么该做、什么不该做”的价值选择。

“人机协同的终极指向,从来不是打造能够全面超越人类的超级智能,而是借助技术力量释放人类更充沛的创造潜能,塑造更富智慧、更具人文关怀的完整的人。”

AI再强,也只是那个放大器;而发声的那个人,永远是你,是我。

